



南乐源于虞舜时代的农业祭仪*

张树国

摘要:南乐为上古虞舜时代农业祭仪上表演的乐章,具有召唤东南季风的神秘作用,东南季风在《夏小正》《山海经》中又称为“俊风”,这一名称与大舜有关。因时代久远,早期典籍关于南乐的记载零散而不系统,《尚书》中《尧典》《益稷》等篇,《周礼》《礼记》以及《诗经·周颂》中的象舞与勺舞都与大舜韶乐有关;《诗经·国风》中反映江汉汝水流域的《周南》《召南》为《吕氏春秋·音初》中的“南音”。结合甲骨文、金文以及出土战国竹书文献,可以发现大舜南乐包含吹奏乐(箫、竽、笙)、弹拨乐(琴、瑟)以及打击乐(陶钟、陶鼓),最初应用于农业祭仪之中,用以召唤东南季风即“俊风”以及大象、凤凰等动物,与原始自然崇拜的图腾艺术相一致,具有诗乐舞综合性艺术特点,韶乐是大舜南乐的代表作品。

关键词:南乐;虞舜时代;农业祭仪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4)01-0109-11

《吕氏春秋·音初》记载东音、西音、北音、南音之由来,富有情趣。“东音”源于夏后孔甲所作《破斧》之歌;“西音”源自殷整甲(即河亶甲)“徙宅西河”,为秦音之始;“北音”源自殷商始祖母简狄将燕子“覆以玉筐”,“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南音”起自大禹治水,云: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旻。”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1]139-140}

高诱注:“取涂山氏女南音以为乐歌也。”^{[1]140}涂山氏女《候人歌》在文学通史里向来被作为“原始歌谣”代表性作品。南音源于大禹治水时代,其传说比东音、西音、北音更为古老,周公、召公取“南风”即南音而作《周南》《召南》。《诗大序》云:“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

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郑笺:“‘从北而南’谓其化从岐周被江汉之域也。”^{[2]569}《毛诗》传笺论及《二南》“文王之化”是“自北而南”之说,然与南风化物这一自然之理相悖,“自北而南”是北风,是肃杀之风,岂有北风“化物”之理!宋代程大昌《诗论》云“《诗》有南、雅、颂,无国风”,又云“南、雅、颂之为乐诗,而诸国之为徒诗也”,又云:

《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观乐,有舞象箭、南籥者,详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箭,雅也;象舞,《颂》之《维清》也。其在当时亲见古乐者,凡举雅、颂,率参以南。其后《文王世子》又有所谓“胥鼓南”者,则《南》之为乐古矣。^[3]

程大昌以“南”为古乐,与雅乐相配,此说正确;但释“箭”为雅不对,“箭”即箫,为南乐乐器;

收稿日期:2023-11-06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项目“中华文明与早期书写研究”(2022JDZD025)子项目“中华上古文明与简帛书写”。

作者简介:张树国,男,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杭州 311121),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对“胥鼓南”含义也需要解说。陈致认为“南”作为商代南方类似商饶、句籥之类打击乐器，又云“当是指南方出产或流行的这一类钟类乐器”；“南方”指江汉流域，即《诗经》中周南、召南地区^[4]，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南乐在西周雅乐中与编钟结合，罗泰认为：“贯穿整个周代，编钟乐主要应用于祖先祭祀仪式，伴随仪式舞蹈与歌唱，与管弦音乐诸如弦乐(strings)、管乐(wind)以及打击乐器(percussion instrument)组成音乐的合奏部分。”罗泰翻译《大雅·江汉》“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作“*They perform the Ya and Nan [dances], they wield their flute without error*”^①，将“南”理解为舞蹈(dances)，是不对的。琴瑟、管籥均属南乐乐器，与雅乐结合，组成“大合乐”，通过典礼仪式乐章满足娱神与娱人的需要。但南乐也包括特有的打击乐器，下文试论。

一、南乐之字源

“南”与以南为声符之字颇见于甲金文。陈梦家《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著录《亚戣罍》(A303,图1),为商代铜器,高24.9厘米,口径15.4厘米,美国福格所藏。铭作“亚戣”,乃族名,亦见以下二器:(1)簋,《邶二》1.13;(2)《邶三》1.40,均传安阳出土,《菁华》70一器,与此相似^②。《殷周金文集成》著录《戣簋》^③(02971,《邶二》上·13,图2),张亚初释文“戣”。



图1



图2

《甲骨文编》卷三·二一收录类似字形64例^④,本文选择3例列举于下:

𠄎甲八四,武丁时贞人名 𠄎京津二七七 𠄎燕五八七

不难看出上引甲骨文与铜器铭文字形相

同。学界一般根据《说文》隶作“𠄎”,颇有争议。孙诒让最早释作“𠄎”,其义当为穀;商承祚认为当假作愨;郭沫若读为穀(小猪);唐兰认为“乃畜子之通称”^⑤。该字早见于卜辞,如:“辛丑卜,宾贞,旃罍𠄎氏羌。”“贞旃罍𠄎不其氏羌。”(《合集》^⑥00267正)“贞旃罍𠄎其有祸。”(《合集》05447甲)孟世凯释“𠄎”有三义:(一)贞人;(二)史官;(三)族名^⑦。该字在甲骨文中出现近百次,李孝定《集释》认为“鼓乐之象”^⑧。季旭升认为《说文》“从上击下”的𠄎字,“象手持槌子击乐器之形”,“实从殳击某种乐器,其左旁所从较近于南,旧释为青,证据不足”^[5]。《甲骨文编》收录32个“南”字^⑨,本文选录3字,作:

𠄎甲六二三 𠄎甲二三〇三 𠄎掇二·一五八

罗振玉释此字为“南”,认为商代帝王“南庚”作“𠄎”(乙六八七)，“南壬”作“𠄎”(前一·四五·四)^⑩。唐兰《殷虚文字记》释“青、𠄎”云“南本即青,青者瓦制之乐器也”,“青之动词为𠄎,象以殳击青”,认为“青或变为南”^[6]。徐中舒认为“唐兰以为古代瓦制之乐器,可从。借为南方之称”,“南”字下部像倒置之瓦器,上部像悬挂瓦器之绳索^[7]。陈梦家《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中,“𠄎贞”均作“𠄎贞”^⑪。杨树达《释易》引甲文作“𠄎贞”^⑫,伊藤道治《殷代史研究》论述“祖灵观念的变迁”多次引用“𠄎贞”词例^⑬。刘钊《新甲骨文编》卷六收录“𠄎”(《合集》13525,13529)^⑭,从南,从卂,会意,左旁与“𠄎”相同。黄天树认为,“卂”字之甲骨文象人伸出两手之形,篆文藝(艺)、熟、執(执)等字中都含有这个偏旁,楷书“卂”旁与“丸”相混^⑮,与“𠄎”义近。以上诸例说明该字隶为“𠄎”可能更符合原义,在传世文献中也有印证。《礼记·文王世子》:“胥鼓南。”郑玄笺:“南,南夷之乐也。”^[8]甲金文“𠄎”很明显是会意字,“胥鼓南”与此字意蕴最为接近。

唐兰通过对甲骨文南、𠄎的分析,认为南乐是陶器时代的产物,“上古匏乐甚多,如𠄎、土鼓、埙等皆是。铜器盛行后,匏乐渐废”^[9],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陶乐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典型的音乐形式,一直延续到两周时期。“𠄎”作为占卜“贞人”或“族名”存留下来,但其字源更加

古老,是南乐表演的“写真”,可能来自有虞氏大舜时代。《世本·作篇》记载新石器时代的多种发明,其中乐器的发明者有:

伏羲作琴。神农作瑟。女娲作笙簧。伶伦造律吕。随作笙(长四寸,十二簧,象凤之身,正月之音)。随作竽。尧修黄帝乐,名《咸池》。舜造箫,其形参差,象凤翼,长二尺。夔作乐。垂作钟。毋句作磬。夷作鼓。^{[10]35-42}

《世本》孙冯翼辑本“垂”作“倕”^{[10]47-51},为大舜之后。可见原始时代传统乐器如打击乐(钟、磬、鼓)、弹拨乐(琴、瑟)以及吹奏乐(笙簧、笙、竽、箫)以及律吕、合乐之制均已齐备。在儒家历史观中,虞、夏、商、周为连续性朝代,《礼记·明堂位》记载鲁国博物馆中陈列文物,每以虞代文物与夏商周并称。“虞”即有虞氏大舜时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时期^⑥,许多重要发明出自这个时代。

南乐产生于帝舜时代的农业祭仪。学者已经注意到远古季风崇拜与农业祭仪的关系,贝塚茂树论述古代农业祭中风神神话,在求雨仪式上将旱魃女神放逐沙漠中的系昆山上,旱魃之魃与被同义,具有被除雨涝之灾与祈禳旱灾的双重意义。风雨之神由黄帝支配,以云名官,如春官青云,夏官缙云,秋官黑云,中官黄云,黄帝大臣中有大鸿、风后,古代以风名姓者如太昊,可见风对原始农业具有重大意义^{[11]75,81}。黄帝“以云名官”的传说见于《左传·昭公十七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12]4523}。赤塚忠认为,“殷王朝最大祭典是祈年祭,以风为神灵而祭祀的风习一直存在”^[13]。音乐与季风异质同构,古代称为乐风。南乐与东南季风关系密切,体现为原始农业祭仪中的风神崇拜。而察觉东南风何时到来,从而确定播种日期无疑是农业成功的关键,东南风从其自然属性上为“以阴以雨”的东南季风。古人认为乐舞借助农业祭仪功能,具有召唤东南风到来的神秘作用。在《夏小正》《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东(南)风又被称为“俊风”,古代注疏虽对“俊风”做出多种解释,然囿于文献不足,难以周全。笔者征引甲骨文以及战国竹书资料,认为“俊风”之名应源于贝塚茂树所谓“有特殊记忆能力的

警师的传承”^{[11]39},更可能是原始时代关于大舜口传故事的遗留,属于上古先民的集体记忆。

二、《夏小正》《山海经》之“俊风”与南乐起源

我国处在季风区,四季分明,农业生产与季风息息相关。东、南季风带来温暖湿润的气候,丰沛降水带来农作物的生长和繁盛;西、北风带来晴朗与干燥的空气,有利于农作物的成熟与收获,因此原始农业祭时代普遍存在着季风崇拜,其中又以东南风崇拜为最。今本《夏小正》经传相合,“经”即经文,“传”即解说,下文括注:

初岁祭来,始用暘也。(暘也者,终岁之用祭也。其曰初云尔者,言是月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囿有见韭。(囿也者,囿之燕者也。)时有俊风。(俊者,大也。大风,南风也。何大于南风也?曰:合冰必于南风,解冰必于南风,生必于南风,收必于南风,故大之也。)^{[14]26-27}

《说文》:“暘,不生也。从田,易声。”段注:“今之畅,盖即此字之隶变。”^[15]王聘珍注云:“始用暘,谓用耒耕,反其萌芽,使草不生也。”^{[14]26}此注不准确。据《礼记·月令》,“畅月”指仲冬之月,本来就是“草不生”之月,何至于用耒耜这样的原始农具?孔广森释“暘”作“畅”,音指“郁鬯”之“鬯”,“《国语》说藉田之礼‘郁人荐鬯,牺人荐醴,王裸鬯,飨礼乃行’。裸鬯者,盖以鬯灌地而祭来与?”^[16]暘、畅、鬯均透纽阳部,谐音通假。清王树枏《校正》引杨慎之说,认为“俊风”是南风,又引毕沅说,是“巨风”^⑦。唐徐坚《初学记》三《岁时部》引《夏小正》曰“正月启蛰,雉震响,时有浚风”,注:“浚者,大风、南风。”^[17]《太平御览·天部》卷九引《大戴礼》曰“正月时有浚风,浚者,大也;大风,南风也”^{[18]44},浚、俊谐声相通。《山海经》中记载四方风及风神,《大荒东经》曰: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瞿,日月所出,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

清儒吴任臣云:“《夏小正》云:‘时有俊风。’俊风,春月之风也。春令主东方,意或取此。”^⑧将

《大荒东经》与《夏小正》互证,说明“俊风”即东方之风,是有根据的。《夏小正》“俊风”与《山海经》“来风曰俊”之“俊”当为东方神灵之名。同样句例又见《大荒南经》“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入风”^{[19]221-222},《大荒西经》“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郭璞注:“言察日月晷度之节。”^{[19]227}“因”“韦”亦神名。

《夏小正》与《大荒经》同样古老,来源悠久,陈遵妫认为:“《夏小正》可以说是记述夏四时的书或简称夏代月令。”^{[20]486}其星象纪事“除了‘十月,初昏南门见’以外,几乎没有错简和误写,这些纪事,可以说都是表示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星象”^{[20]491}。《夏小正》正月“时有俊风”之说,来源之古老自不待言,但经师释“俊风”为南风,而《大荒东经》释“来风曰俊”,俊风则指东风,两者方位不同。

《大荒经》“四风”之名在甲骨卜辞中有参照,武丁时期卜辞有:“卯于东方析,三牛,三羊,穀三。”(《英》1288)“东方曰析。”(《合集》14294)^⑨《尚书·尧典》记尧“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郑笺“厥民析”云:“冬寒无事,并入室处,春事既起,丁壮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壮分析。”^[21]意指民众丁壮分散到田里干农活。杨树达认为:“‘东方曰析’者,此殆谓草木甲坼之事也。”“故殷人名其神曰析也”^⑩。卜辞云:

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因,风曰崑(微)。西方曰韦,风曰彝。(北方曰阨),风曰侵(杀)。^[22]

卜辞把东风称为“协风”,把南风称为“微风”。武丁时期卜辞又有如下记载:

贞:帝(禘)于东方,曰析,风曰荔(协),求年。贞:禘于西方,曰彝,风曰韦,求年。辛亥卜,内贞:禘于北方,曰宛,风曰杀,求年。辛亥卜,内贞:禘于南方,曰崑,风曰夷,求年。(《合集》14295)

引文南方“风曰夷”依裘锡圭《释南方名》释文,“夷”与上文“南方曰因”之“因”韵部脂真对转^⑪。胡厚宣认为:“《山海经》之某方曰某,来风曰某,实与甲骨文之四方风名,完全相合。惟甲骨文仅言四方名某,风曰某,在《山海经》则以四

方之名为神人,故能出入风司日月之短长,此其异耳。”^[23]杨树达认为商代即以四方之名为神,引甲骨文“贞帝于东方曰析,风曰协”,“贞帝于西方曰彝”,“假令殷人不以诸名为神,焉得有禘祭与‘卯牲’之事哉”^⑫。甲骨文“风”写作“风”,多奉为风神或鸟神,如武丁时期卜辞有“……于帝史风二犬”“燎帝史风牛”(《合集》14225,14226),郭沫若认为:“此言‘于帝史风’者,盖视风为天帝之使,而祀之以二犬。《荀子·解蔽》篇引《诗》曰:有风有凰,乐帝之心。盖言凤凰在帝之左右。今得此片,足知风鸟传说自殷代以来矣。”^[24]从甲骨文记载来看,禘祀四方风神,目的在于祈求庄稼丰收。

卜辞“东方析”,《大荒东经》作“东方曰折”,“析”“折”在甲骨文中字义相同,为东方之神名。卜辞“风曰协”即东风又称为“协风”,与《夏小正》《大荒东经》之东风称为“俊风”不同。丁山认为“协风,盖利于农耕之风也”,“俊风,固皆藉田之风的音讹,即协风也”^[25],认为“俊风”即“协风”,但“音讹”说存在问题。甲骨文有“协田”多例,如“[王]大令众人曰:荔(协)田,其[受]年。十一月”(《合集》00001)。于省吾《释协》认为上引卜辞是“统治阶级迫使众人以从事农田的耕作”,考证“荔”字所从“力”由耕作农具耒耜演化而来^{[26]253-259}。“协田”“协风”与当时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国语·周语上》“宣王即位不籍千亩”章,虢文公讲述古代籍田之礼,云:“先时五日,警告有协风至。王即斋宫,百官御事各即其斋三日。”韦昭注:“警,乐大师,知风声者也。协,和也。风气和,时候至也。立春曰融风也。”惠栋曰:“许叔重云:‘荔,同力也。’引《山海经》‘惟号之山,其风若荔’,郭本《山海经》作‘颺’,即此。和风为荔,同力为和。”^{[27]17-18}《国语·周语上》记载,在王与百官御事斋三日后,立春之日到了,“是日也,警师音官以省风土”,韦注:“音官,乐官。风土,以音律省土风,风气和则土气养也。”^{[27]19}

史料记载最早能“听协风”者为虞幕,《国语·鲁语上》:“幕,能帅颺项者也,有虞氏报焉。”韦昭注:“幕,舜后虞思也,为夏诸侯。”^{[27]160}韦昭以“虞幕”为大舜之后虞思,与史料不合。《国语·郑语》记西周史官史伯之语: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物乐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27]466}

《集解》引汪远孙曰：“虞幕为虞舜之上祖，韦解以为舜后虞思，误与《鲁语》同。”^{[27]466}从《郑语》史伯之言可知，虞幕对有虞氏，犹如夏禹之于夏，商契之于商，周弃（即后稷）之于周，为部族始祖、郊祀对象。《左传·昭公八年》：“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杜注：“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孔疏：“言虞舜祭幕，明幕是舜先，不知去舜远近也。《帝系》云：‘颛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蛭牛，蛭牛生瞽叟’，亦不知幕于蛭牛以前是谁名字之异也。”^{[12]4458-4459}今本《大戴礼记·帝系》“生”均作“产”，在“蛭牛产瞽叟”后有“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敖”^{[14]126}，虞幕为传说古帝颛顼之后，为有虞氏大舜先祖。“遂”即虞遂，大舜之后。这一帝系又见于《史记·五帝本纪》：

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28]31}

“桥牛”，《大戴礼记》作“蛭牛”；“句望”，《大戴礼记》作“句芒”，桥与蛭、望与芒均谐声相通。《史记》之说源自《世本》，两篇记载虞舜世系相同，然均无虞幕之名，那么虞幕是这一世系中哪一位的别名呢？章太炎认为虞幕即春官句芒，名“重”，为大舜之曾祖，“今《郑语》于幕所能听者，不云‘八风’，而单举‘协风’，则幕为春官木正可知。若然，《昭廿九年》言‘使重为句芒’，乃少昊四叔之一，今此乃为颛顼后者，重为句芒有功，故独箸”^{[29]292}。此说于战国楚竹书中有印证，上博简《容成氏》三次出现“有虞迥”，简5—6：

四海之外宾，四海之内贞（正）。禽兽朝，鱼鳖献，有吴迥匡天下之政十又九年而王天下，三十又七年而民（泯）终。^{[30]97-98}

原释“有吴迥”作“有无通”^{[30]254}，不确。“吴”“虞”谐声相通。“有虞迥”之名又见简32“于是乎治爵而行禄，以让于有虞迥，曰：德速衰……”^{[30]124}。《容成氏》残错简现象比较严重，相应古帝世系有所淆乱。李家浩考证“有虞迥”之“迥”即少昊四叔之一“重”，迥、重都是定母东部字，可通用^②，与章太炎“幕为句芒”之说合。上引《容成氏》“有虞迥匡天下之政十又九年而王天下”，说明“有虞迥”为古帝王，与《国语·郑语》所记虞幕身份相合。

据上所论，大舜先祖“虞幕”，《容成氏》写作“有虞迥”，即少昊四叔之一“重”，即句芒，为部落首领，善于听“协风”确定立春耕作时间，后被尊为东方之神。司马迁认为大舜家世“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不准确，“有虞迥”在尧之前。上古部落联盟时代世守其官，世不失职，大舜在未登帝位之前自然世袭其先祖的春官职位，这在出土战国楚竹书中也有记载。上博二《子羔》篇记孔子之说，大舜为“有吴（虞）氏之乐正瞽瞍之子也”^{[30]33}，瞽叟为瞽师音官，负责听协风来确定播种日期。大舜在未登帝位以前，应承袭其春官木正之职。《国语·周语》所谓“协风”之“协（荔）”，甲骨文作众人以耒耜并耕之形，“协风”即和风，从方位上或说为东风，或说为南风，准确地说应为东南季风，即《山海经·大荒东经》“来风曰俊”、《夏小正》之“俊风”，当以帝俊命名。

《山海经》中帝俊即帝舜。郭璞在《大荒东经》“帝俊生中容”下注云“俊亦舜字假借音也”^{[19]213}。皇甫谧《帝王世纪》“帝誉，姬姓也。其母不觉，生而神异，自言其名曰俊”^{[31]30}，《御览》卷八十引作“俊”^{[18]372}。《山海经》中帝舜、帝俊错出，如《大荒东经》“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19]212-214}；《大荒南经》记载，“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帝俊生季鼈，故曰季鼈之国”^{[19]220, 222}；《大荒西经》“有西周之国……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19]228}；《海内经》记载诸多帝俊时代的原始发明，如“帝俊生禹号，禹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帝俊生晏龙，晏龙是

为琴瑟”(此条与《大荒东经》互见)，“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19]251-252}，这些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发明与《世本·作篇》多有互证。《山海经》也记载了帝舜事迹，如《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19]188}，《大荒东经》“帝舜生戏，戏生摇民”^{[19]215}，《大荒南经》“有载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载处，是谓巫载民”^{[19]222}。据王国维、郭沫若考证，帝俊即帝舜、帝誉^⑤。

在出土战国竹书中，多次出现大舜之名，如郭店简《穷达以时》简2—3“舜耕于鬲山，陶拍于河浦，立而为天子，遇尧也”^{[32]27}，《唐虞之道》简1“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32]39}；上博简《子羔篇》“子羔曰：如舜在今之世则何若”^{[30]41}，上博二《容成氏》简17：“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为后。”^{[30]109}据季旭升解释，“舜”字楚文字写法从“允”声，允、夂、舜上古音均为文部字^⑥。战国楚帛书中“帝舜”作“帝夂”，《楚帛书》甲：“帝夂乃为日月之行。”^{[33]69}李零认为：“帝夂，即《山海经》中的帝俊，也就是舜。”^{[33]72}《礼记·祭法》：“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誉，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誉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誉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8]3444}四代祭法除夏代之外，有虞氏“郊誉”、殷周“禘誉”表明三代“共祖”大舜。上博简《容成氏》记载大舜治平作乐之事（原简编连存在错简现象，笔者采用单育辰的研究成果）：

舜乃欲会天地之气而听用之，乃令质以为乐正，质既受命，作为六律六（简30）吕，辨为五音以定男女之声，当是时也，疠疫不至，妖祥不行，祸灾去亡，禽兽肥大，草木晋长，昔者天地之佐舜而（简16）佑善如是状也（简17）。^[34]

古代能听“协风”自然也能“协律”，风与音律之间具有异质同构的类比关系。于省吾《释协》引青铜器铭文如者减钟“协于我灵籥”，叔弓钟“秬协而九事”，秦公钟“协秬万民”，认为“协”即和义^{[26]257-258}。因大舜之祖虞幕善听“协风”以确定播种日期，遂世守之，直到大舜登帝位之后，在后世农业祭仪上传为“俊风”以纪念之。

三、瑟、箫、南与南乐组成

《夏小正》“俊风”即卜辞以及《国语·周语》之“协风”，指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温润东南风，最初由虞幕（即重、句芒、有虞迥）掌管司候，后以虞幕之后帝俊命名，帝俊即大舜。上古谓音律为“乐风”，章太炎《舜歌南风解》谓“古谓音律为风，固以律吕之方位言，而亦与九州之方位合”^{[29]306}。乐器又称“八音之器”，与四方相配，被赋予了神圣功能。上博简《子羔》记孔子与其弟子子羔（名高柴）谈论尧舜禅让^{[30]33-47}，提到了大舜的出身问题。原编有错简现象，笔者在陈剑编连基础上吸收新释，引文如下：

（孔子）曰：“有吴（虞）氏之乐正瞽叟之子也。”子羔曰：“何故以得为帝？”孔子曰：“昔者而弗世也，善与善相授也，故能治天下，平万邦，使无有大小、肥脆，使皆（简1）得其社稷百姓而奉守之，尧见舜之德贤，故让之（简6）。”^⑦

大舜父亲瞽叟为“有虞氏之乐正”，这条史料与《吕氏春秋·古乐》篇相印证：“帝尧立……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注引梁玉绳曰：“瞽叟有功于尧乐，不得概以顽目之矣。”^{[1]125-126}文中“拌”为“分”义。据《古乐》记载，远古朱襄氏时代制五弦瑟，当时“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1]118}，瑟因此属于“阴声”，瞽叟在五弦瑟基础上分以为十五弦，古人赋予其召唤阴雨天气的神秘作用。《古乐》篇又载：“舜立，命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1]126}即在瞽叟十五弦基础上分为二十三弦之瑟。大舜之父瞽叟为尧时乐官，大舜早年袭其父为乐官也是很有可能的。上博简《容成氏》记载大舜对尧谈论政、礼、乐问题，简8云“与之言乐，悦和以长”^{[30]100, 256}，与前文“有虞氏乐正瞽叟之子”相印证。一说庖牺氏发明瑟，《太平御览》：“《世本》曰：庖羲氏作瑟，瑟，洁也，一使人精洁于心，淳一于行也。”^{[18]2601}瑟调属商角音，阴声主悲。

《世本·作篇》“舜作箫”^{[10]571}，《通典·乐四》：

“箫，《世本》曰舜所造。其形参差，象凤翼，十管，长二尺。”^[35]^[3681]《庄子·齐物论》：“人籁则比竹是已。”注云：“人籁则箫管之类。”^[36]《九歌·湘夫人》“吹参差兮谁思”，王逸注：“参差，洞箫也。”洪《补》：“此言因吹箫而思舜也。”^[37]李纯一认为，箫当是因其发声而命名的，《释名·释乐器》“箫，肃也，其声肃肃然清也”^[38]，用“肃肃然清”来形容箫的发音自然是十分贴切的，而用“肃肃”这个象声词来解释箫的得名，于理也说得通。箫、瑟用以召唤协风或俊风，为大舜南乐之重要乐器。

大舜南乐也包括钟磬之类打击乐器，前文引唐兰之说“南”为匏制乐器。《礼记·文王世子》：

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籥师学戈，籥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8]^[3041-3042]

引文提到小乐正、大胥、籥师、籥师丞之名，“胥鼓南”指乐官教习陶钟等南乐乐器，见前文解说。“瞽宗”为“殷学名”，“上庠”为“虞学名”，“诵谓歌乐也，弦谓以丝播诗”，并云：“周立三代之学，学书于有虞氏之学，典谟之教所兴也；学舞于夏后氏之学，文武中也；学礼乐于殷之学，功成治定与己同也。”^[8]^[3042]孔疏“周立三代之学”谓“立虞、夏、殷学也”，有虞氏之学在国都及西郊，“有典有谟”，为“周之小学”；夏、殷之学也在国都，夏后氏之学在上庠，即“周之大学”，而“春诵夏弦在殷之瞽宗”^[8]^[3042]，可见西周对三代之乐都有继承。《小雅·鼓钟》：“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2]^[1002]涉及打击乐钟磬、吹奏乐笙籥以及弹拨乐琴瑟。关于“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三家诗有不同的解释，《韩诗》薛君说“南夷之乐曰《南》，四夷之乐，惟《南》可以和于《雅》者，以其人声音及籥不僭差也”，并云“籥者，南籥”，《后汉书·陈禅传》引作“以雅以南，棘任朱离”，出于《齐诗》^②，意思是说作为吹奏乐的管籥（南籥）与编钟、编磬等金奏（雅乐）分部演奏，与之相配之四夷乐舞自然协和即“不僭差”。南乐源于远古大舜时代，在周代属于“虞学”。周封虞舜后裔于陈，封夏后于杞，封商

微子启于宋，各守其文化，与西周雅乐文化相比自然有夷夏之分。

琴、瑟、箫、管均为南乐乐器。《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郑笺：“南风，长养之风也，以言父母之长养己，其辞未闻也。夔，舜时典乐者也。”孔颖达疏引大舜所造《南风歌》云：“昔者舜弹五弦之琴，其辞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8]^[3325]《史记·乐书》全文引录《乐记》之文，张守节《正义》云“此第四章名《乐施》”，裴驷《集解》引王肃曰：“《南风》，育养民之诗也。其辞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司马贞《索隐》：“此诗之辞出《尸子》及《家语》。”^[28]^[1197]《尸子·绰子》篇云：“舜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舜不歌禽兽而歌民。”^[39]《韩非子》记载有若与宓子贱之对话：“有若曰：昔者舜鼓五弦，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40]《孔子家语》记载子路鼓琴而有杀伐之音，孔子对冉有说：

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为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夫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忧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厉之动不在于体也，夫然者，乃所谓治安之风也。^[41]

舜歌《南风》在上古文献中有多处记载，前文论东南风为“俊风”，以帝俊之“俊”命名；帝俊即大舜，为原始乐舞的发明者；古代歌曲往往借助仪式才能流传下来，这首召唤南风的《南风歌》未尝不是农业祭仪上的歌曲。大舜韶乐是南乐鼻祖，下面根据文献记载探讨大舜韶乐的一些特点。

《通典·乐一》“舜作《大韶》”，注云：“韶，继也。言舜能继尧之德。”^[35]^[3589]《周礼·大司乐》作“大磬”，为大司乐所掌“六代大舞”之一^[42]。《尚书·尧典》记载大舜命夔“典乐”之事，云：“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43]从《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的场面来看，大舜《大韶》至少包含九组乐章，具有原始图腾祭乐的特点。《大韶》古乐有箫乐独奏的成分，与编钟、编磬协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见舞韶箛者”，杜注：“舜乐，韶箛音箫。”孔疏：“杜不解箛义，箛即箫也。《尚书》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此云韶箛即彼箫韶是

也。”《左传》接着叙述季札观韶乐“叹为观止”，云“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昀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12]4360-4361}，由观韶乐而思大舜盛德，表现了春秋时人对上古清明之世的向往。古代常以“八音”与八方并举，箫、管、篪、箛等吹奏乐与钟、磬等打击乐相配而成大合乐，大舜箫韶古乐即古代所谓“南乐”；南乐又称为“象乐”，在出土文献中尚有重要补充。

四、南乐乐象与虞舜时代的农业祭仪

在商代神本主义的宗教祭祀体系中，大舜为商之祖先，商代神话围绕着帝舜而构建。据研究，商代高祖“夔”即帝誉、帝俊、帝舜。《山海经》中日神羲和、月神常羲（常仪）均为帝俊之妻，帝俊所生十子均为部落君长，舜之子商均相传为商人远祖。陈梦家认为帝誉子名商，而舜子曰商均，商、商均为同一人，认为商朝源于商族，商族源于舜子商均^②。战国儒墨学派传诵的尧舜禅让传说意在强调“尊贤”“尚贤”，反对世卿世禄的贵族血统论，大舜神话因此历史化了，其由农民而成为天子的经历颇为励志。

大舜时代相当于考古学的新石器时代，见于传世文献的大舜与其弟象之关系实际上是大舜服象传说的演变，可能在农业祭仪上展演。大舜时代气候温和，黄河流域有象群活动。历史地理学家文焕然等认为“历史时期中国的亚洲象是从地质时代演化而来的。亚洲象化石在我国秦岭、淮河以南更新世中晚期地层中有发现”，“近年来在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又发现有近六七千年来的亚洲象遗骨”^③。英学者伊懋可根据文焕然等学者的研究，绘制了从公元前5000年到现今大象从中国北部黄河流域退却到云南边陲的简图^④，借此探讨中国环境变迁诸问题。《甲骨文编》卷九·一二“象”收录象形字13例^⑤，本文选录3例，作：

𠩺（前三·三一·三） 𠩻（前四·四四·二） 𠩼（乙八四二·三）

姚孝遂《类纂》收录卜辞“象”例43条，有“来象”“呼象”“获象”等记载^{[44]631-632}，说明商代河南地区仍有野象活动。大舜姚姓，其族姓最早驯

服野象，居于妫汭，其后人以妫为姓。“妫”（媯）之初字“爲”甲金文字中多用作动词，姚孝遂《类纂》收录39例，以“为宾”（《合集》1288）占例多见^{[44]632}，“爲”字形作：

𠩺（《合集》3953正，“取为”） 𠩻（《合集》13490“贞惟宾为”）

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象”条认为象在古代“为寻常服御之物。今殷墟遗物有倮象牙，礼器又有象齿甚多，卜用之骨有绝大者，殆亦象骨。又卜辞卜田猎，有获象之语，知古者中原有象，至殷世尚盛也”^{[45]203}；“爲”在古金文及石鼓文中并作从爪从象，卜辞作手牵象形，“意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马以前，微此文几不能知之矣”^{[45]263}。徐中舒同意此说，“爲”为以手牵象之会意字，为殷人服象之证；大舜媯（妫）姓从“爲（为）”，显为服象之民族；大舜后裔陈地所在之河南，即《禹贡》豫州之豫，为象、邑二字之合文，当以产象得名，与秦时之象郡以产象得名者相同；传说舜弟象封于有庳，又称有鼻（见《孟子·万章上》^{[46]678-680}），庳、鼻古实一字，象与鼻有显著之联想关系，怀疑大舜与其弟象的传说，即由服象之事附会而起^⑥。《帝王世纪》记载大舜事迹多引纬书，记舜死“葬苍梧九疑山之阳，是为零陵，谓之纪市，在今营道县，下有群象为之耕”^{[47]40}，又云“舜弟象，封于有鼻”^{[47]45}。战象之舞也是周初战争舞蹈之组成部分，《周颂·维清》序云：“《维清》，奏象舞也。”郑笺：“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武王制焉。”孔疏：“《维清》诗者，奏象舞之歌乐也，谓文王时有击刺之法，武王作乐，象而为舞，号其乐曰象舞。”^{[2]1259}认为“象舞”即武王所制武乐之象，与大象无关，此说恐非。殷周之际古气候变迁，大象迁徙到长江以南，渐不为人所知，因此象舞本义也就模糊不清了。《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46]484}《吕氏春秋·古乐》“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1]128}，《三象》即象舞。傅斯年《周颂说》：“商地本出象舞，近人已得证据，象舞应是商国之旧，或者周初借用商文化时取之。”^[48]

“象为舜耕”这一情节在原始农业祭仪表演

中应当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而“象舞”取材于战象而作之舞,上古祭祀本来就具有巫术表演性质。远古“蜡祭”仪式又称为“八蜡”,《礼记·郊特牲》“天子大蜡八”,郑笺“所祭有八神也”,即“先啬一,司啬二,农三,邮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8]3149},是对农业神灵以及虎、猫之类动物的感谢祭。据说蜡祭源于远古“伊耆氏”,《郊特牲》“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所谓“仁之至,义之尽”“使之必报之”^{[8]3149}。《郊特牲》保存了古代蜡祭仪式上的祝词,即“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8]3150}。葛兰言认为中国古代祭礼是季节性质和乡村性质的,往往和太阳运行以及植物生长周期紧密关联,“八蜡祭礼具有狂欢的所有特征”;“在八蜡节期间,‘国之人皆若狂’。人们随着音乐节奏跳舞,敲打着土鼓举着武器和旗帜跳舞。人们甚至还仪式性模仿动物的形象,比方说猫和虎;也要举行射箭比赛,靶子上画着动物的形象”,“这是一个具有终结意义的节庆,是一个报恩的节庆”^[49]。马伯乐认为,在大蜡节上,人们奉献祭品,“这个节广泛地表现出一种扮摸的特性:在节庆中,青年们或孩子们戴着假面具扮作猫神或虎神”^⑧。这种装扮在后世乐舞表演中仍在延续,人们敲打着“土鼓”即陶鼓,吹奏管籥,载歌载舞。大舜时代大象已被驯服,可作耕地、驮载以及战争之用,当然也在当时农业祭祀中有所反映。随着大象南迁,大舜服象这一原始生活场景变为祭祀上的神话传说,衍变成为大舜为其弟象所欺负,后来大舜登帝位后又象分到“有鼻”这个地方,神话逐渐人间化和历史化了。

五、南乐属于图腾祭乐

据上文分析,大舜时代相当于考古学的新石器时代,农业祭又称为丰收祭或感谢祭,以“八蜡”为代表。张光直认为原始农业祭又称为丰收祭或祈年祭,体现为生殖器崇拜,是祖祭的根源,与妇女生殖紧密结合在一起,“‘祈丰祭’(不论是猎兽、渔鱼还是种田)就常以土地之神为祈求的对象,而以妇女或其生殖器官为繁殖的象征”^[50]。管东贵认为古代祈年祭是在农业丰收

之后休耕期举行的对农业神灵最隆重的献祭仪式,与西方民俗学术语丰收节(harvest festival)或丰收祭(harvest ritual)意蕴相近,前者是从社会的观点去称述的,后者是从宗教的观点去称述的^[51]。丰收祭体现了涂尔干所谓“集体欢腾”^[52]。在大舜时代的农业祭祀上,象为舜耕,凤凰来仪,呈现为原始乐园图景;夏历正月的东南风又称为协风、俊风,由瞽师听风,对确定农业耕作时间尤其重要;大舜族系从重(即句芒、有虞迥)开始以至瞽瞍,世袭其瞽师音官之职,大舜在未登帝位之前当亦继承之。《夏小正》“俊风”以及《山海经·大荒东经》之“来风曰俊”之“俊”指帝俊,即帝舜、帝喾以及卜辞之“高祖夔”。上古人民相信音乐与四方四时风气具有异质同构性,大舜及其子孙发明了箫、琴、瑟、南等众多乐器,包含吹奏乐、弹拨乐和打击乐,并赋予其神秘功能;其登峰造极之处是制作了大韶古乐,即《周礼·大司乐》所谓“《大磬》”,《尚书·尧典》谓“箫韶九成”即九组乐章,可谓南乐鼻祖,具有图腾祭乐特征。

图腾祭乐具备模仿艺术特征,即艺术仿生性,农业祭“八蜡”祭仪中的艺术表演是模仿性的艺术,音乐艺术具有召唤四方风神及鸟兽动物的特殊功能,所谓“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大舜时代以大象、凤鸟为图腾,为古代祥瑞文化的起源。大舜南乐属于“乐感”文化,“以雅以南”呈现为大合乐的和谐观念。周代编钟在铭文中称为铎钟、协钟、林钟、歌钟,“‘铎钟’乃用以协和乐舞,‘歌钟’,则所以应歌也;既以和乐,或以应歌,当为旋律性乐器”^[53],协钟之“协”取其协和之义,林钟之“林”一为“大”义,《国语·周语下》记载周景王“铸无射而为之大林”,韦昭注“若无射有林,耳弗及也”,下云“林钟,阴声之大者也”^{[27]107-108},可证;二为“多”义,林钟即编钟,将数量不等的钟按照一定音阶关系悬挂在一起,就成了编钟,是雅乐的重要代表,其共同的音乐特性就是以“和”作为最高标准。编钟要与编磬及南乐乐器笙箫、琴瑟等搭配而构成大合乐。周代贵族与后世儒家以乐和为基础,发展为宗教上的“神人以和”、政治上的“政和”“和而不同”以及伦理道德上的“中和”思想^⑨,在追忆大舜的同时,努力将其与周代礼乐文明挂钩,在某

种程度上构成了礼乐文化的源头。

注释

①罗泰:《乐悬——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中的编钟》,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②陈梦家:《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中卷,金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728—729页。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00页。④⑨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甲骨文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卷三第130—132页,卷六第274页,卷九第395页。⑤潘玉坤主编:《古文字考释提要总览》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02—903页。⑥郭沫若:《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文中简称《合集》;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⑦⑱孟世凯:《甲骨学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9页,第339页。⑧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三,台北乐学书局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001—1008页。⑩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上,《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102、170页。⑪⑳陈梦家:《陈梦家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页,第59页。⑫㉑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第80页,第79页。⑬伊藤道治著,江蓝生译:《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资料为主的殷周史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5、9、44页。⑭刘钊:《新甲骨文编》(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82页。⑮黄天树:《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⑯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页。⑰王树枏:《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大戴礼记补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83—284页。⑱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卷十四,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449页。㉒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9页。㉓李家浩:《上博楚简〈容成氏〉的“有虞迥”》,载徐在国主编:《战国文字研究》第1辑,安徽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页。㉔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史林一》,《王国维全集》第八卷,广东教育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64—266页;郭沫若《释祖妣》,《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26页。㉕季旭升:《说文新证》卷五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86—488页。㉖陈剑:《上博简〈子羔〉〈从政〉篇的竹简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载《战国竹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㉗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48—749页。㉘文焕然等著,文榕生选编整理:《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2019年版,第207

页。㉙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㉚徐中舒:《徐中舒论先秦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5—92页。㉛转引自管东贵:《中国古代的丰收祭及其与“历年”的关系》,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辑刊论文类编·历史编·先秦卷》第1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71页。㉜张树国:《论周代钟铭及竹简帛书中体现的音乐思想》,《文艺研究》2000年第4期。

参考文献

- [1]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2]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3]程大昌.考古编;续考古编[M].刘尚荣,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11-12.
- [4]陈致.从礼俗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M].吴仰湘,黄梓勇,许景昭,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96-259.
- [5]季旭升.说文新证[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228.
- [6]唐兰.唐兰全集: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38-151.
- [7]徐中舒.甲骨文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684.
- [8]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3042.
- [9]唐兰.殷虚文字记[M]//唐兰全集: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47.
- [10]世本八种[M].宋衷,注.秦嘉谟,等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 [11]贝塚茂树.贝塚茂树著作集:第5卷[M].东京:中央公论社,1976.
- [12]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13]赤塚忠.赤塚忠著作集:第1卷[M].东京:东京研文社,1988:396.
- [14]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5]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704.
- [16]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40-41.
- [17]徐坚,等.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4:43.
- [18]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9]宋本山海经[M].郭璞,注.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 [20]陈遵妣.中国天文学史:中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21]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251.

- [22]胡厚宣.甲骨文合集释文:第2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749.
- [23]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M]//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68.
- [24]郭沫若.卜辞通纂[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376.
- [25]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86.
- [26]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27]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28]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9]章太炎.章太炎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30]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31]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M].北京:中华书局,1964.
- [32]荆州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 [33]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竹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4]单育辰.新出楚简《容成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6:163,166,169.
- [35]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36]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49.
- [37]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60.
- [38]刘熙.释名疏证补[M].毕沅,疏证.王先谦,补.北京:中华书局2008:229.
- [39]尸佼.尸子[M].汪继培,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9.
- [40]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286.
- [41]孔子家语疏证[M].陈士珂,辑.崔涛,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227.
- [42]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1700.
- [43]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9:84.
- [44]姚孝遂.殷墟甲骨刻辞类纂[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45]罗振玉.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46]焦循.孟子正义[M].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7.
- [47]皇甫谧.帝王世纪辑存[M].徐宗元,辑.北京:中华书局,1964.
- [48]傅斯年.《诗经》讲义稿[M]//傅斯年文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7:173.
- [49]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M].赵丙祥,张宏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54-155.
- [50]张光直.中国远古时代仪式生活的若干资料[M]//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18.
- [51]管东贵.中国古代的丰收祭及其与“历年”的关系[M]//中华书局编辑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辑刊论文类编:历史编·先秦卷,第1册.中华书局,2009:858.
- [52]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85.
- [53]朱文玮,吴琪昌.先秦乐钟之研究[M].台北:南天书局,1994:15.

On the Relation of Nanyue with the Agriculture Rituals of the Yu-Shun Era

Zhang Shuguo

Abstract: Nanyue was ancient south orchestra which performed in the agriculture rituals of Yu-shun era, and endowed the mystery function of summoning east-south monsoon. East-south monsoon was called Jun wind in the book of *Shanhai Jing* and *Xiaxiaozheng*. It was thought derived from emperor Da-shun. Because of the great age, the record in the early documents about the elephant dance and spoon dance of Nanyue was scattered in *Yaodian* and *Yiji of Shangshu*, *Zhouli*, *Liji*, and the *ZhouSong* of *Shijing·Zhounan*, *Shaonan* of *Shijing·Guofeng* was the Nanyin (south music) which reflected the custom of the Jiang, Han, Ru valley. Combined oracle bones, bronze ware inscriptions with the bamboo books, it can be found the Nanyue of Dashun (great emperor Shun) include wind music instrument like Xiao, Yu and Sheng, string instrument like Qin and Se, as well as percussion instrument like pottery bells and drums. It early showed in the agriculture rituals, summoned the east-south monsoon and the animals like elephant, phenix and so on. Nanyue was comprehensive art of poetry, music and dance and was in accordance with primitive nature worship totem art, and Shaoyue wa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Dashun Nanyue.

Key words: Nanyue (ancient south orchestra); the Yushun era; agriculture ritual

[责任编辑/启 轩]